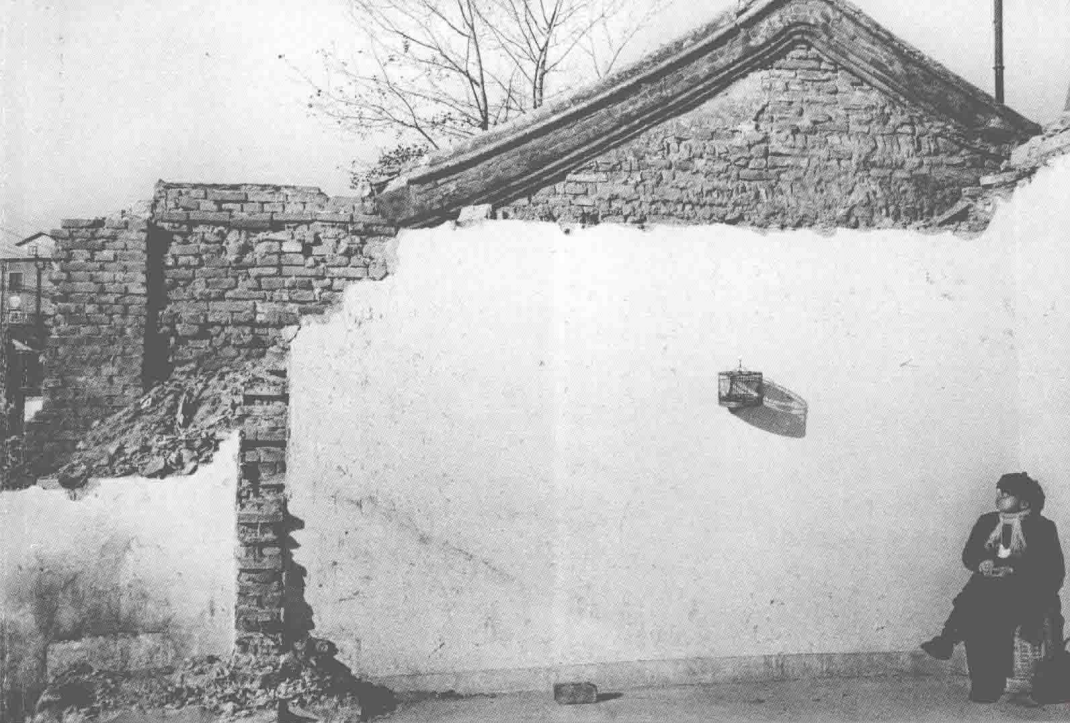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林天宏
—
著

故国身影沉默

他们沉默不语

故事孤独动人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故国身影 沉默

林天宏 —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故国身影沉默 / 林天宏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4.8
ISBN 978-7-300-19546-9

I. ①故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5250号

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010-62511398 (质管部)	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	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市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		
规 格	148mm × 210mm 32开本	版 次	2014年8月第1版
印 张	6.75	印 次	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150 000	定 价	36.00元

版权所有

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

负责调换

自序

沉默不语的你

六年前的5月12日下午，我正杵在某节地铁车厢里，想着过一会儿的采访。车身摇晃，隆隆作响，光线明暗交错，完全不知道千里之外发生了什么。

出了地铁，我惊异地发现，我去采访的那家公司的员工们全都站在楼下。当时我还在恶搞地想，多大点事啊，不就是个采访吗，至于这么多人来迎接我？

不到一分钟，我就知道了，地震，楼晃得厉害，人们吓得跑下楼。我问震中是哪里，他们告诉我，全国各地都有震感——北京、郑州、上海、昆明、厦门……很快消息传来，震中是四川阿坝州，我印象中的一个地广人稀之处。我想，多大点事，能死几头牛吧？人们慢慢回了楼，我开始了采访。

晚上回家打开电脑，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更新的死亡数字，那时候应该是9000多人。我第一感觉是太过荒谬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我条件反射般地编了一条短信给我的领导，大意是想去前线，不去是失职之类的话。相信我，那只是一个记者最本能的职业冲动，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，能意识到接下来我会遇到什么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已经坐在了前往四川的飞机里。机舱里大多数

是前往震区的记者和救援人员，每个人都压低喉咙窃窃私语，可那声音伴随着昏暗的机舱灯光，从四面八方朝我扑来，压抑极了。那个时候我入行才三年，还是个半生不熟的新手，被这气氛感染，紧张与兴奋交替上升，最后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壮感，觉得自己终于亲身参与了一段隆重的历史。

在来震区之前，甚至在入行之前，我并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。选择记者这个职业，只是因为喜欢写字，也喜欢东奔西走的生活带来的漂泊感，那时候就连 MSN 的签名档上，都挂着许巍的歌词“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”，人年轻时，总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酷。

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看到原本山清水秀的小镇成了炼狱，建筑物七扭八歪拧成各种形状，士兵和消防员抬出残缺不全的死者，窒息而亡的孩子们四肢紧紧缠绕，还有那些被压在废墟下还奄奄一息的人，我们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。

虚幻的漂泊感和悲壮感很快变成了无力感，然后是绝望。我不知道我能用手中的笔和纸做些什么。我甚至一度开始怀疑起这个职业于我的意义。

哀悼日那天，我在水磨镇半山腰的一户普通农家采访。男主人十五岁的孩子，在地震中死在了映秀镇倒塌的校舍里，他和妻子冒着生命危险，蹒跚了五十里山路，把孩子的遗体背回了家。现实是残酷痛苦的，我的到来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抚慰与帮助，只能看着他们不住哭泣。这更像是完成一个任务，我好几次几乎中断了采访，扪心自问自己他妈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职业？

采访结束已近黄昏，临别时，在他们家的救灾帐篷外，我看到一根竹竿，中间绑着一块红布，我随口问这是什么，那个父亲说，广播里说哀悼日要下半旗，村里找不到国旗，他自己找了红布和竹竿捆扎起来，下午2点28分，他和妻子在旗下站了一会儿，想想死去的儿子不会孤单，他和那么多人在一起。

那一刻，山间无风，遍山绿树纹丝不动，红布低垂。听着这个男人絮絮叨叨的川普，我的泪水瞬间喷涌。

在回去的车子上，这个父亲的面孔、他的表情、他的声音，还有那块红布，仿佛在我脑海中定格并不断回放。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做些什么。有笔纸和键盘，我也许可以为这个时代留下些什么。在故国、山川、古道、乡村、老楼中，无数小人物沉默不语，而他

们的故事却无比动人。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，讲给所有的人听，他们面对灾难与死亡时的勇气，他们被时代漠视与摧残后的高贵从容，他们在逆境中的挣扎与努力……哪怕这些都没有，我们也可以看看一个个普通个体，是怎样在时间的河流里辗转反侧，不经意地留下属于自己的身影与印记。

于是，就有了这本小书。

六年后的5月12日，我刚刚辞职，告别了十年的新闻生涯，坐进了写字楼的格子间里，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稳定生活。可这一天，是的，那之后每年的5月12日，我都会回想起那时的自己，带着对命运的无知与懵懂，在黑暗的地下隧道里向前飞驰。而远隔千里之外的那场大地震，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，也包括我的。

我要感谢故事里的这些主人公们，在这些年里，他们赐予我的勇气与力量，陪伴着我度过那些人生中灰暗艰难的时光。人生是一场远行，我也想把他们的故事送给你，愿他们能陪伴着你，一同面对那未知遥远的路途。

林天宏

6月11日于北京

目 录

壹·命若尘埃

002 | 回家

“我要带儿子回家，不能把他丢在废墟里。”

018 | 路

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巴，去山下的镇子上买水泥，他要和山上的邻居们一起，修好这条“该死的”山路。

034 | 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

“这样一位大家，何以至此啊？”丁邦杰难过地说，“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，好好照顾老人，再给他配个助手，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？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。”

041 | 不知死于何时

这个北京房山区孤山口村的60岁农民，一生贫苦。他是个聋子，没有上过学，打了一辈子光棍，最后消失在洪水中。

贰·寻求被遮蔽的历史

050 | 人民会用脚投票

“大逃港，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，但同时，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。如果不写下它，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。”

066 | 少校的荣耀

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，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，他们的父亲，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，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。

082 | 寻找少校

这部名为《寻找少校》的片子与商业无关，也并非宏大叙事。它静静讲述的，只是一个关于遗忘和寻找的故事。

099 | 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

如今，随着普查工作的展开与深入，人们惊讶地发现，松山就像是一座还未找到现实出口的战争迷宫，隐藏着太多的故事与细节，太多的悲哀与感慨，太多的疑问与谜题。

114 | 淳安：望得见未来，回不去故乡

两座古城、3个古镇、49个乡、1000多个村庄以及近31万亩良田，无数祖辈繁衍生息的努力，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，无数旷日持久的情感，就这样掩藏在了碧绿的湖水中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叁 · 重新发现社会

128 | 这组照片与新闻无关

“这些照片和新闻没有什么关系。”傅拥军说，“它们讲述的，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在庞大而不可捉摸的命运面前，顽强寻找自己生命出路的普通故事。”

141 | 幸福的明黄色

尽管在这个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度上，这 12 辆校车还略显孤独，但现在，它们不仅运送着这些幸运的孩子们，也开始运送人们越来越大的期待和梦想。

157 | 摆渡

这个 48 岁的东北男人有时会自嘲地说：“我是书教得最好的船夫，也是船开得最好的老师。”

171 | 一所学校的公民试验

“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、有情怀的公民。”

185 | 流浪汉去踢“世界杯”

“他们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，不要放弃，你们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”

壹・命若尘埃

回家

一

在前往地震重灾区映秀镇的山路上，我第一次遇见了程林祥。

那是5月15日下午大约2点钟的时候，距离5·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近3天。大范围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，摧毁了通往映秀镇的公路和通讯，没有人知道镇子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。我们只能跟着救援人员，沿山路徒步往里走。

那已经不能称之为“路”了。连日的大雨，把山路变成了沼泽地，每踩一步，大半只脚都会陷进泥浆里。无数从山上滚落的磨盘大的石头，在人们面前堆成一座座小山。

救援者几乎每人都背着30斤重的救援物品，在烂泥浆和乱石堆中穿行。他们一边要躲避山上不时滚下的足球大小的碎石，一边要防止一脚踏空。在脚边十余米深的地方，就是湍急的岷江。那是雪山融化后流下的雪水，当地人说，即便是大夏天，一个人掉下去，“五分钟就冻得没救了”。

沿途，到处是成群结队从映秀镇逃出来的灾民。他们行色匆匆，脸上多半带着惶恐和悲伤的神情。这时，我看见一个背着人的中年男子，朝我们走来。

这是一个身材瘦小、略有些卷发的男子，面部表情看上去还算平静。背上的人，身材明显要比背他的男子高大，两条腿不时拖在地面上。背上的人头上裹一块薄毯，看不清脸，身上穿着一套干净的白色校服。

同行的一个医生想上去帮忙，但这个男子停住，朝他微微摆了摆手。“不用了。”他说，“他是我儿子，死了。”

在简短的对话中，这个男子告诉我们，他叫程林祥，家在离映秀镇大约 25 公里的水磨镇上。他背上的人，是他的大儿子程磊，在映秀镇漩口中学读高一。地震后，程林祥赶到学校，扒开废墟，找到了程磊的尸体。于是，他决定把儿子背回去，让他在家里最后过一夜。

紧跟程林祥的，是他的妻子刘志珍。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两根树干，用力地拿石头砸掉树干上的枝杈，然后往上缠布条，制造出一个简陋的担架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她始终一言不发，只是有时候略显暴躁地骂自己的丈夫：“说什么说！快过来帮忙！”

担架整理好后，夫妻俩把程磊的遗体放了上去。可担架太沉，他们抬不上肩膀，我们赶紧上去帮忙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看了看我，轻声说道。原本生硬的眼神，突然间闪现出一丝柔软。

在那一刻，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。

因为急着往映秀镇赶，我不能和他们过多交流。望着夫妻二人

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离去的背影，想到这一带危机四伏的山路，我决定，从映秀镇回来后，就去找他们。

二

5月16日，我从映秀镇回到成都。从那天开始，一直到21日，每隔几小时，我就会拨一次程林祥留给我的手机号码，但话筒那边传来的始终是关机的信号。

5月21日上午10点，在结束了其他采访后，我和摄影记者贺延光商定，开车前往水磨镇，去寻找这对夫妻。

从都江堰前往水磨镇的那段山路，已经被救援部队清理过，勉强能够通车。但这几天，余震始终没有停止，路上又增加了几处新的塌方点，很多路段仅能容下一辆车通过，路旁不时可以看到被巨石砸毁的面目全非的各种车辆。去过老山前线的贺延光说，这些车就好像“被炮弹击中了一样”。

路上，我们还经过了两处很长的隧道。地震给隧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，在车灯隐约的照射下，能看到山洞顶部四处塌落，裸露在外的巨石和钢筋张牙舞爪。隧道内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大型车辆，回声隆隆，震得人耳膜发胀。

黑暗中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数天前，程林祥夫妻走的就是这条山路，抬着儿子的尸体回家。在四周一片黑暗的笼罩下，他们会是怎样一种悲伤与绝望的心情？甚至，他们俩能够安全到家吗？

到水磨镇后，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镇上的许多居民说，数天前，他们都看到过一对夫妻，抬着儿

子的尸体经过这里，往山上去了。但他们不认识这对夫妻，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。

水磨镇派出所的一位警察说，本来，他们可以通过全国联网的户籍档案查到程林祥的住址，但现在，镇上没有电，网络也不通，没有办法帮助我们。

程林祥没有给我们留下详细地址，但在之前简短的对话中，他曾告诉我们，他的二儿子程勇在水磨中学上初中。

果然，水磨中学的很多老师都认识程磊和程勇。他们告诉我们，程林祥的家，就在小镇外山上几里地的连山坡村。

和映秀镇比，地震给这个小镇带来的破坏不算太严重，两旁还有不少比较完整的房屋。前方的路已经不能通车，我和贺延光小心翼翼地穿过满是砖块和瓦砾的街道，沿途打听前往连山坡村的道路。

三

下午3点多，在山下的一个救灾帐篷前，我们终于找到了程磊的母亲刘志珍。

刘志珍已经不太认得我们了。但当我们告诉她，那天在映秀镇的山路上，是我们帮她把担架抬上肩膀时，她原本陌生的眼神，一下子变得热切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她开始不住地向我们道歉。因为她觉得，那天在山路上，她对我们很冷漠，“有些不够礼貌”。

这天下午，有部队把救灾的粮食运到镇上，她和程林祥下山去背米。老程已经先回山了。她听村子里的邻居们说，都江堰有很多

孤儿，便聚在这个帐篷前，商量起收养孤儿的事情。

“这几天，我心里空荡荡的。”在带我们回家的山路上，这个刚失去爱子的母亲边走边说，“有人劝我再生一个，可我觉得，这也是浪费国家的资源。不如领养一个孤儿，然后像对程磊一样，好好对待他。”

我们都沉默了，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能跟着她，沿着泥泞的山路往上走。

程林祥的家，在连山坡村的半山腰上，一座贴着白瓷砖简陋的三层小楼。这本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，程磊96岁的曾祖母还健在，爷爷奶奶还能下地干农活。这对只有初中文化的夫妇，原本在镇上的一个建筑公司打工，他们每个月收入的一半，都要用来供养两个孩子上学。

程林祥还认得我们。“我们家盖房子，没和别人借一分钱。”他颇有点骄傲地说。而更让他骄傲的是，两个儿子都很懂事，在学校的成绩也都不错。前一阵子，他还在和妻子商量着外出打工，为兄弟俩筹措上大学的学费。

但现在，一场大地震之后，原本洋溢在这个家庭里的圆满的快乐，永远地消失了。

四

地震发生的时候，程林祥夫妇都在镇上的工地里干活。一阵地动山摇之后，镇上的一些房子开始垮塌，夫妻俩冒着不断的余震危险，往家里跑。

家里的房子还算无恙，老人们也没受伤，没多久，在水磨中学上课的二儿子程勇也赶到家里。他告诉父母，教学楼只是晃了几下，碎了几块玻璃，同学们都没事。

夫妻俩松了一口气，他们并不清楚刚刚的地震意味着什么。程林祥甚至觉得，远在映秀读书的程磊“最多就是被砖头砸了一下，能有什么大事呢”。

但从外面回来的邻居们，陆续带回了并不乐观的消息。镇上的房屋垮了一大半，通往外界的公路被山上滚下的巨石堵住了。村子里活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说，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“这么大的动静”。

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，夫妻俩忐忑不安地过了一夜，13日早上7点，他们冒着大雨，前往映秀镇的漩口中学，寻找在那里读高一的大儿子程磊。

通往映秀镇的道路已经被连夜的山体滑坡摧毁，许多救援部队正在徒步赶往这个和外界失去联系的小镇，夫妻俩跟着部队一路小跑。上午11点钟，他们赶到了映秀镇。

可呈现在这对满怀希望的夫妻面前的，却是一幅末日景象。

程磊就读的漩口中学，位于镇子的路口。此时，这座原本6层的教学楼，已经坍塌了一大半，程磊所在的4层教室的那个位置，早已不存在了。

整个镇子变成了一片瓦砾场。幸存下来的人们，满脸惊恐的表情，四处奔走呼喊，救人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连夜徒步几十里山路，刚刚赶到的搜救部队，都来不及喝一口水，就投入到了救援中。

夫妻俩穿过人群，来到漩口中学前。逃出来的孩子们，在老师的帮助下搭建了一些简陋的窝棚。他们找遍了窝棚，只遇到程磊班